

水沫集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初版

水沫集 (全一冊)

(定價銀八角半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 准 翻 印

著作者 謝 逸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序

我喜歡用「隨筆」的形式寫我自己的感想或是介紹國外的著作。隨筆與其他的雜文都具有特殊的效能，常常能夠興奮閱者的精神；隨筆是各種文體中比較容易寫成的一種，可以隨筆寫去（Following the Pen），不必要什麼偉大的構想與整齊的形式，可是要寫得好也不很容易。國內的 Journalism 到如今依然不常見富有情趣的小品文字，就可以知道我們對於它是怎樣的忽略了。

五年以來（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），我很想學寫這一類的文字，使閱者在讀罷皇皇大文之後，稍稍改換口味，正與飽饜珍饈後嘗鹽齏是同一個用意。可是終是沒有成器，原因就是因循，生活的掙

扎與素養的不足等等。

現在蒐集了幾篇，印成一集。這些文字，僅僅是當作一個小小的結束，始獲有它的存在的意義。我對於自己所寫的文字常常是不以為滿足的，因此之故，這個集子的價值，也如同水沫一樣，所以使用「水沫」為名。這樣名稱曾為日本明治時代的作家森鷗外博士用過，博士的原書所收的是譯文，用意與性質都與我的有點不同。

這集內有兩篇創作（往事與夏茂冬枯），往事只可以稱為一段感傷的插話（*A Sentimental Episode*）；夏茂冬枯是寫給兒童們看的，題材取自希臘神話。最後的兩篇是我的讀書錄，雖不是隨筆，也都收入集內了。

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於上海北郊。

目次

三味線	一一八
鴨綠江節	一一五
病、死、葬	一一三
平民詩人惠特曼	一一三
童心	一一三
十日故事	一一八
源氏物語	一一七
夏茂冬枯	一一四

目次

二

伊藤白蓮	一—九
加爾曼的愛	一—三一
往事	一—二四
關於「遊仙窟」	一—一二
中國的「灰娘故事」	一—一四
霍普特曼的沉鐘	一—三二
托爾斯泰的復活	一—五七

三味線

日本民族有幾種很好的氣質，如恬靜也是其一，在女子更容易顯現出來。由於氣質的恬靜，可以做出許多富於趣味而又雅潔的事物，使得日常生活一點也不覺呆板；雖有暴戾之氣，即可借此化除，其功效當在張天師的法寶以上。比如同一樣的飲茶，我們拿一把大壺，將茶倒在大玻璃杯裏，骨突骨突的喝了下去之後，用手巾抹抹嘴唇；或者採用極便利的方法，伸出舌頭來舐一舐，就算完事。可是日本的女子在未出嫁以前，就得先學習『茶道』。對於進茶的儀式，茶壺，茶杯，茶葉，茶盤，泡茶的開水，開水壺，茶葉瓶，都有仔細的研究。

又如插在花瓶裏，對於這事沒有興趣的人，不免將二尺來高的蠟梅，插在一個細頸瓶裏，又怕那瓶支持不住，便在牆上釘了一粒洋釘，再用細麻線，一頭繫着花瓶，一頭繫在釘上，這是勉強『對付』的插花法。講究點的也不過在水仙花盤裏多置一些桃源石子；每逢集會，鋪着雪白的白布的長桌上雖也有幾個花瓶，但那瓶裏的花總是參差不齊的，花的顏色並不調和。好在注意這些細事的人本來就少，而且無關於『大雅』，也就沒有人去理睬他了。將花插在瓶裏，要怎樣才整齊，好看。配合，只有研究西洋畫的學生與教師在寫生靜物時，肯費心思在這上面，此外知道注意的人很少。日本女子除了『茶道』之外，還得學習『生花』，都有專門的教師傳授。如花瓶，花的種類，姿態

，光線，顏色，陳設諸端，須學習二三月方能畢業。所謂畢業，并非混混了事，教師任擇兩枝花交給學習的人，學者接了過來，擺好花瓶，隨手插了進去，果然搖曳生姿，疏落有致，不必用手再三改正，這才算是學好了一種枝藝。

『這是他們男子壓迫女子的手段，誰不曉得。』也許我將受到新女子的這樣的搶白也難說。但是事實總要成爲事實的，到現在還沒有什麼鐵證。我只得認爲這是他們豐富自己的生活的法術，從這些細事，可以觀察一種民族的性質。即使我們要獲得參政權，但若每日有一小時或少至五分鐘的抒情的生活，我想也不致妨害了什麼工作。類於這些情趣生活方面的瑣屑，應該看作，築成一條寬大的人生道路兩旁

應有的點綴。假如某人正研究什麼國故，而身上的塵垢可以刮下來過磅，未免太刻苦過於了！我不懂什麼叫做生活之藝術化，我却奉勸從事研究或工作的人，應以十分之六的精力出於學究的態度，而以十分之四出於興趣，否則人生必將變成化石，危乎殆哉！

日本的男女是最懂得情趣生活的人類。方不盈丈的小庭園，他能佈置得精雅曲折。用一盤油沙和兩塊小石，他能做出一盆澹遠如繪的海岸的盆景，這是從技藝方面看出來的民情。又在文藝——如短歌，俳句，俗謠，端唄，——上面也可以看出。日本女子於正式學業之餘，學習花道，茶道外，還得習端唄，謠曲，歐化的（即所謂 Modern girl）自然去彈她的 Piano。有時散步到郊外，走在短樹夾徑的沙石

舖的道上，聽着三味線和着的小吹的聲音，從綠蔭掩着的房屋中漏了出來，使我們這些被故鄉放逐了似的 *Loafer* 懷慕她們的恬靜與沉着。又走進都市，雖然也有一種不能避免的喧囂，比起上海來總從容得多。有了什麼正式的宴集，或開什麼會議，又或學校行畢業禮後的同門會，儘可冠冕的叫藝妓來喝酒唱歌，她們來了也只是酌酒，唱歌，彈三味線，說笑，彼此在那一剎那的態度，的確確保持着懇摯堂皇的態度，并未定了非送烟捲一枝過去，以及說『請過來』不可的規律（這是聽得來的，確否待證）。如其要有什麼花樣的話，必得掉換地方掉換人物。這樣的舉動如在我們中國，早就被禮義的大刀隊斬頭了；好在永遠不會有的，但如在暗中鬼鬼祟祟，偷偷摸摸，則又儘可『

網開一面』，學校裏的學籍決不至於開除，操行分數至少必爲Full mark了。

從前北京的國會議員常常鬧着飛墨盒擲硯台的把戲，如果他們有模倣日本人的聰明，在開會時叫幾個妓女來侍坐，想來那賤骨頭也會被制服着了的罷。日本從前的會議也時時大鬧，不容易議好一件事。有一次正在擲水壺的時候，忽然一個藝妓抱着三味弦走進議室來了，她在鬧哄哄的當中，撥動她手中的三味弦。宛轉的歌道：（大意）『可了了的，就給了了吧！』她的歌聲自然不是像我寫在紙上這樣的單調。歌聲未止，滿室的喧嚷頓寂。悅耳的聲；悅目的色，把一個個糊塗蟲呆住了。藝妓未走，大家鴉雀無聲的，居然議好了這個事，藝妓大

約是議長老爺去請來的。如今世界文明，日本的國會早已不請藝妓來監場了，但在我們中華，未始非對症的藥罷。

三味線(Samisen)有這樣的魔力，并非偶然的。這是日人的邦樂，在聲曲中支配各階級的人士，（邦樂中還有尺八，聲音淒涼，歡喜的人不若三味線的多。）它的構造和我國的三弦同，只是形式有別，彈法也不一樣，據說從琉球傳到日本已有三百六七十年了。最初只有兩弦，後來由泉州堺的琵琶師中小路加上一弦，合成三弦。舉凡日本的音樂，舞蹈，演劇都離不掉它。三味線既是一種俗樂，故以和俗歌爲主。精於三味線和俗歌（小唄）的人是自庵隆達坊，其後有弄齋坊。可與三味和唱的歌曲很多，先有組歌，長唄，隆達節，弄齋節，小

唄中有柴垣節，加賀節，籬節，投節，土手節，小室節等，更有大津繪節，端唄，歌澤節，都都逸及其他的俗謠。音調是沉着悠揚，和我們的三弦的錚鏘的聲音比較，另是一種趣味。彈奏時也只合宜在日本的屋宇裏面，并且須配上婦女所唱的曲才好聽。

白種人的婦女，在家庭中顯她們的隱技（Kakushige）時，有些什麼玩意兒，（除了 Piano、Violin、Mandoline、Guitar 之類，）我一點也不知道；但總覺得他們的頭抬得比男子高。中國的婦女如何我不敢說，惟獨對於富於情趣生活的日本婦女，我頗爲中意；可惜我沒有。

鴨綠江節

薄靄籠罩的湖面上盪漾着的小舟裏，青年男女們在合唱那 *Santa Lu* 的小曲了，*See Where from wave to wave, Soft breezes wander*。這時果然來了一陣微風，報知了秋的消息。再仔細聽那歌聲，決不是課室裏的徒然的叫喊，是使人聽了週身輕鬆而覺陶然的音浪。與大自然融化的音樂，似乎不大有入肯去領會，大眾都羣趨那紳士的交響樂，屏息在輪奐的大廳裏。

空際的萬籟，小鳥啁啾，蘆葦叢裏沙沙的聲音，都是絕妙的音樂，足與這些媲美的，只有各地方的「俗謠」。俗謠是誰也著不出的，除

非他自己心領神會的唱了出來。好的民謠產生在僻靜的村野，在負販興卒的口裏。肩輿的人見對面有婦女走來了，抬前面的人歌道「前面一枝花，」這時正要轉灣了，右邊的路上若有穢物阻礙，抬後面的人恐前面不曾注意，於是緊着叫了一聲「右邊牛屎巴，」自然成韻。他們腳肚的筋已經跑得緊漲了，一陣的有音節的呼吆，又從新恢復了他們的 Energy。從勞動裏發出來的歌聲，較之閑散時在湖面歌着的，另有它的可貴的輕快味。

『鎮江山，蟲鳴着秋日的散步，走着的小路中有荻花，添風情的女郎花，那裏吹來了鴨綠江的風。』

『看起來，Yoisho，什麼苦也沒有的乘上木筏，一隻手拿着小槳

• ara, 波的上而, yoisho 前前後後的看顧, yo, Ara, 掌舵呀—yo
• Tiyo Kon, Mata, 當心呀岩角, Tiyo-Tiyo。』(註)

『惠山鎮最高的是八幡山，前是營林廠，後是筏班，對面望見的是支那國，中間流着的是鴨綠江。』

『朝鮮與支那交界的鴨綠江，撐筏雖好，素有冰雪阻攔，明天難抵新義州。』

這些俗謠是撐着木筏順鴨綠江流下的木筏人口中的樂聲，是他們冒險，嘗艱辛時的興奮劑。他們沒有智識，嘔歌出來的是天真樸質，不假思索的。歌詞不免卑俗，可是這正是他的好處。這些稱叫鴨綠江節，最初流行於朝鮮各地，藝妓，官吏，士庶，商人，小夥計們普遍